

茶
香
室
叢
鈔

茶香室叢鈔卷十七

德清俞樾

曲海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乾隆丁酉巡鹽御史伊齡阿奉旨於揚州設局修改曲劇凡四年事竣總校黃文暘著曲海二十卷

按曲海載雜劇傳奇之名多世所未見據其中有元人馬致遠所作黃粱夢襍劇然則湯臨川之邯鄲夢有先之者矣又國朝傳奇中有續牡丹亭一種作者姓名失考是又繼臨川還魂記而作者

國朝禊劇中有蝸寄居士長生殿補闕始於洪氏原本
并別搜天寶閒逸事以補之而今不傳明人鄭若庸作
繡繡記 國朝又有作後繡繡者 國朝吳縣李元玉
作一捧雪其後又有作後一捧雪者作者姓名無考而
書亦不傳

李笠翁十種曲盛行於世乃據曲海則尙有偷甲記四
元記雙鍾記魚籃記萬全記五種

平妖傳禪真逸史金瓶梅皆平話也倭袍珍珠塔三笑
姻緣皆彈詞也乃曲海所載則皆有曲本學問無窮卽
此可見矣

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

宋趙德麟侯鯖錄載王性之傳奇辨正乃證明元微之
所作傳奇張生崔鶯鶯事張生卽其自寓也又載商調
蝶戀花詞先有序略云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至
今士大夫無不舉此以爲美話惜乎不能比之以音律
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弦今因暇日詳觀其文略其
煩褻分之爲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又別爲一曲載
之傳前詞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
勞歌伴先聽格調後聽蕪詞按全文凡千餘言將會眞
記元文分爲十章各繫以詞而傳之前別爲一曲傳之

未復綴一曲故爲詞十有二此乃南北西廂之先河也
今西廂記膾炙人口而此詞則知者鮮矣因備錄於此
至會真原文人所共知故不載焉

麗質仙娥生玉殿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牆東
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密意濃歡方有便不奈
浮名旋遣輕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淺等閑不念離人
怨

錦額重簾深幾許誘履彎彎未著離朱戶強出嬌羞
都不語絳唇頻掩酥胸素黛淺愁深妝淡注怨絕
情凝不肯聊迴顧媚臉未勻新淚汚梅英猶帶春朝

露

懊惱嬌娘情未慣不道看看役得人腸斷萬語千言
都不管蘭房跬步如天遠廢寢忘飧思想徧賴有
青鸞不比憑魚雁密寫香牋論繾綣春詞一紙芳心
亂

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深心百種成牢繫青翼驀然
來報喜花箋微諭相容意待月西廂人不寐簾影
搖光朱戶猶慵閉花動拂牆紅萼墜分明疑是情人
至

屈指幽期惟恐誤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壓牆

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 不謂蘭誠金石固歛袂
怡聲恣把多才數惆悵空回誰共語只應化作朝雲
去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斷腸
凝望際雲心奉得嫦娥至 玉困花柔羞口淚端麗
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香猶在妝留
臂

一夢行雲還暫阻盡把深情綴作新詩句幸有青鸞
堪密付良宵從此無虛度 兩意相歡朝又暮不奈
郎鞭暫指長安路最是動人愁怨處離情盈抱終無

語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恁雙棲又遣分飛去洒翰贈言
終不許援琴請盡奴心素曲未成聲先怨慕忍淚
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淒咽處絃腸俱斷梨花
雨

別後相思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鴈却寫花箋
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獨寐良宵無計遣夢裏
依稀暫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已斷半衾如煖人猶
遠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佩玉綵絲

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 環欲長圓絲萬繫竹上
斑斕總是相思淚物會見郎人永棄心馳魂去人千
里

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恨不爲旁人
移步嬾爲郎憔悴羞郎見 青翼不來孤鳳怨路失
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那計還情深何以情俱
淺

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近來
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 棄擲前歡俱未忍豈料
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

恨

東廂記

曲海載有楊國寶之東廂記余未之見所見有道光閒琴城楊世潔所撰之東廂記未知同異何如也

東廂記卷首引納書楹曲譜補遺載崑鶯鶯時劇山坡羊一曲大略言其父爲相國關漢卿應舉不取乃作西廂記以污衊之果如其說則西廂之作乃借會真記舊事以謗時相猶高則誠之借蔡伯喈以譏王四矣未知其何所本也

後琵琶

國朝劉廷璣在園襍志云任邱邊長白掘李自成祖墓
自敘其事曰虎口餘生曹銀臺子清寅演爲填詞五十
餘齣亦大手筆也復撰後琵琶一種用證前琵琶之不
經大意以蔡文姬之配偶爲離合備寫中郎之應徵而
出傷董而死並文姬被擄作胡笳十八拍及曹孟德追
念中郎命曹彬以兵臨塞外脅贖而歸入銅雀大宴
禰衡擊鼓仍以文姬原配團圓用外扮孟德不塗粉墨
蓋此一節實孟德憐才尙義豪舉表而出之實寓勸懲
微旨按虎口餘生曲本余曾見之今黎園亦有演之者
然其爲曹子清手筆則知者罕矣後琵琶情事殊勝惜

今不傳

又云前琵琶則高東嘉撰於處州郡城之西姜山上懸
藜閣中予守括蒼曾經其地閣雖已圯而青山如故
明都穆都公談纂云温州瑞安縣有元進士高明則誠
墓上有穹碑宣德閒黃少保淮鋸其墓作其家墓碑高
有裔孫出語黃曰公鋸去碑何太薄邪黃曰足矣乃曰
吾恐後人復來鋸公碑耳黃慚無以對按高卽撰琵琶
記者世多知琵琶記爲高則誠撰至其名明則或不盡
知矣

馬絢娘卽杜麗娘事所本

宋郭象暎車志云有士人寓三衢佛寺忽有女子夜入其室士人惑之自此比夜而至月餘乃曰我實非人乃數政前郡倅馬公之第幾女小字絢娘死于公廨叢塗于此卽君所居鄰空室是也然將還生得接燕寢之夕體已甦矣君可具斤鍤夜密發棺我自於中相助然棺旣開則不復能施力矣當懜然如熟寐君但逼我連呼我小字及行第當微開目卽擁致臥榻飲之醇酒放令安寢旣寤卽復生矣士人如其言果再生脫金握臂倅士人辦裝與俱遁去轉徙湖湘閒數年生二字其後馬倅來遷葬此女棺空無物盡逮寺僧鞠之一僧念數歲

前士人不告去物色得之問得妻之由女曰可併以我書寄父業已委身從人惟父母勿念父得書真其亡女手札不復終詰亦忌見其女第遣人問勞而已按此事乃湯臨川牡丹亭傳奇藍本絢娘卽麗娘但姓不同耳傳奇白羅衫有所本

太平廣記引原化記云唐天寶中清河崔氏子居滎陽受吉州太和縣尉母盧氏戀故產不之官爲子娶太原王氏女赴任有吉州人姓孫云空舟欲返傭價極廉遂擇日登舟舟人窺其囊橐伺崔不意推落深潭是夜抑納王氏王方娠後生男舟人養爲己子居於江夏爾後

二十年子年十八九入京赴舉過鄭州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至莊門寄宿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母母見此子慟哭謂曰昔有一子赴官遂絕消息今見郎君狀貌酷似吾子不覺悲慟郎君回日必須相過亦有奉贈此子應舉不捷歸至鄭州母留數日贈貲糧兼與衣一副此子歸亦不爲父母言之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言其事此衣是吾與汝父所製初熨之時誤遺火所熬汝父臨發阿婆留此爲念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冤誅孫氏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

子哀請而免按今有白羅衫傳奇似卽演此事也又有二事亦與此似并錄於後

其一事引乾牋子云陳彝爽與周茂芳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彝爽擢第娶郭愔女天寶中調集受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之官郭氏以縑裁衣上其姑云新婦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澣去大家見之卽不忘息婦其姑亦哭彝爽固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纔二歲及去儀隴五百餘里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具饌二人徐步自牽馬行忽於山路斗拔之所抽金鎚擊彝爽碎顙擠之浚湍佯號哭云馬

驚踐長官殂矣一夜會喪爽妻及僕御感慟茂方曰事
既如此人無知者吾便權與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
俸祿逮可歸北卽與發哀乃從其計到任秩滿移官家
於遂州長江又選授遂州曹掾居十七年子長十九歲
矣茂方秩滿挈子應舉茂方取北路令子取南路塗次
三鄉有鬻飯媪留食將酬其值媪曰吾憐子似吾孫姿
狀因出郭氏所留血汚衫子以遺泣而送之明年下第
歸長江其母見血汚衫子驚問故子以三鄉媪對因大
泣具言之其子密礪霜刃候茂方寢斷吭詣官連帥義
之免罪卽侍母東歸按此事亦與白羅衫事相類但爲

其客所殺非舟人耳

又一事引聞奇錄云唐李文敏者選授廣州錄事參軍將至州遇寇殺之俘其妻崔氏有子五歲隨母而去賊卽廣州都虞候也其子漸大令習明經詣京赴舉下第乃如華州及渭南縣東馬驚走入一莊遂投宿有所衣天淨紗汗衫半臂主姬見之曰此衣似頃年夫人與李郎送路之衣郎旣似李郎復似小娘子取其衣視之乃頃歲製時爲燈燼燒破半臂帶猶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事說之此子罷舉歸問母具以其事對乃自官擒都虞候誅之此事迹似小異但亦有一衫則同也

漆盒盛兒浮江中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有某郡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脇之曰能從我乎妻曰吾事夫十年僅有一兒纔數月吾欲浮之江中庶有遺種吾然後從汝盜許之乃以黑漆圓盒盛此兒籍以文祿且置銀二片其旁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盜至鄂艤舟挾其妻入某寺設供至一僧房黑盒在焉妻乘間問僧何從得此僧言某年月日得于水濱有嬰兒白金在焉吾收育之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爲僧言始末僧爲報尉一掩獲之遂取其子以歸按西游演義述元奘事似本此也

黃鬚翁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舊家多藏異書兵火之後無復片紙尙記有一黃鬚傳云李靖微時甚窮寓於北郡一富家一日靖竊其家女而遁行至暮投一旅舍飯罷濯足於門見一黃鬚老翁坐于側且熟視靖色非常靖恐富家捕已者欲避之頃於皮篋中取一人頭切食甚閒暇靖異之乃就問焉翁曰今天下大亂汝當平天下然有一人在汝上若其人亡則汝當爲王汝可從我尋之靖隨翁數程至汴州見一大第中數人奕翁同竝立云不見其人矣頃見一披衣從中出視奕者蓋太宗也翁驚

曰卽此人當之汝善佐其事遂別語靖曰此去四十五年東夷中有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者卽我也靖旣佐唐平亂貞觀中東夷果奏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按此卽唐人所傳虬髯公事而情節小異今世人皆知有虬髯公莫知有黃鬚翁矣

李勣救元吉

唐劉餗隋唐嘉話云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爲兄弟密旣亡雄信降王世充勣來歸國後與海陵王元吉圍雒陽元吉恃其膂力每親行圍王世充召雄信告之雄信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勣惶遽連呼曰阿

兄阿兄雄信攬轡而止按世俗相傳以爲救太宗不知實救元吉也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貫休作懷素草書歌曰忽如鄂公捉住單雄信秦王身上塔著棗木槩史稱敬德善避稍與元吉鬪勝嘗三奪之後秦王與王世充戰雄信躍馬奮槩幾及秦王敬德橫刺雄信墜馬蓋實事也

小關索

宋范公稱過庭錄曰忠宣守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塹擁眾直壓郡界忠宣集郡僚謀守禦皆懦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秦生請行獨以數十騎直對敵壘賊副小關

索者領十餘騎飲馬河側秦射中賊關索心而死賊眾竄走按世俗以關索爲漢前將軍之子實無其人乃宋時賊盜中卽有小關索之名則其流傳亦遠矣

癸辛襍識載龔聖與宋江等三十六人贊其賽關索楊雄贊云關索之雄超之亦賢則似古來真有關索其人

嚴三點

齊東野語云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三點以三指點閒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爲奇按小說中有嚴三點事未始無本然其人似是南宋時人非北宋時也

國朝王漁洋山人夫子亭襍錄云元至正閒有范益者京師名醫也一日有媼攜二女求診曰此非人脈必異類也當實告我姬泣拜曰我西山老狐也與之藥而去今小說平妖傳實借用其事而所謂嚴三點則南昌神醫也予已記于居易錄又傳中杜七聖與蜚子和尙鬪法斬葫蘆事見五襍俎乃明嘉隆閒事皆非杜撰也夫子亭襍錄又云蜚子和尙三盜猿公法亦有所本廣州有大溪山有一洞每歲五月始見土人預備墨瀋紙刷入其中以手捫石壁上有若鐫刻者急搗出洞亦隨閉持印紙視之或呪語或藥方無不神驗見焦尊生說

桔

王魁

世傳王魁負桂美事王魁實無其人乃宋狀元王俊民事也齊東野語云王俊民嘉祐中登科爲第一後得狂疾服金虎碧霞丹而死有道士奏章達上清訴問鬼神傳冥中語云五十年前打殺謝吳留不結案事俊民死時纔二十七歲五十年事必在宿生矣其後遂有妄人託夏噩姓名作王魁傳

國朝許嗣茅緒南筆談載葉忠節公映榴六七歲時夢人口授一詩云君是王魁三世身桂英仍著石榴裙

枝遙寄湘江水半幅平裁楚岫雲弔古有情憐賈誼請
纓無路歎終軍春風得意長安日莫負香羅帕上人後
公大參楚省兵變殉難公初有妾某小忤指斥之妾憤
自縊至正命時妾某亦見公叱之拜曰君今歸冥婢又
當復侍巾櫛耳按此婢豈卽桂英邪桂英事已屬子虛
何數百年後又有此公案也

宋江等三十六人

癸辛襍識載龔聖與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贊每人各四
句今不錄惟其名號與世所傳小有異同故備錄於此
呼保義宋江智多星吳學究玉麒麟盧俊義大刀關勝

活閻羅阮小七尺八腿劉唐沒羽箭張清浪子燕青病
尉遲孫立浪裏白跳張順船火兒張橫短命二郎阮小
二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鐵鞭呼延灼混江龍李俊
九文龍史進小李廣花榮霹靂火秦明黑旋風李逵小
旋風柴進插翅虎雷橫神行太保戴宗先鋒索超立地
大歲阮小五青面獸楊志賽關索楊雄一直撞董平兩
頭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沒遮欄穆橫拚命三郎石秀雙
尾蝎解寶鐵天王晁蓋金鎗班徐甯撲天鵬李應按鐵
天王今作托塔天王然其贊有頑鐵鑄汝之句則當時
固作鐵矣尺八腿一直撞亦與今異

大刀關勝贊曰大刀關勝豈雲長孫雲長義勇汝其後
昆則俗傳以關勝爲關公之裔亦非無因

今所傳有一丈青扈三娘此則無之然浪子燕青贊云
平康巷陌豈知汝名大行春色有一丈青未知何指

宋孫升孫公談圃云蒲恭敏宗孟知襄州日有盜黃麻
胡者劫良民使自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爲戲恭敏
獲其黨先剔去足筋然後置於法先是寇依梁山灤恭
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灤中賊旣絕食遂散去按
梁山灤巨盜宋江等三十六人人所知也乃當時更有
黃麻胡則知者鮮矣

明謝肇淛文海披沙云宋徽宗時山東賊宋江等三十六人聚眾橫行元順帝時花山賊畢四等亦三十六人聚集茅山出沒無忌宋江中有一丈青花和尚而畢四中亦有一婦一僧最勇健豈皆天罡之數歟

神行之術

蓮社高賢佛馱邪舍傳云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卽夜便發比旦行數百里問弟子何所覺邪答曰惟聞疾風流響兩目有淚師又呪水洗足乃止按小說書有神行之術本此

俠客僞人頭

唐馮翊桂苑叢談云進士張祐自稱豪俠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於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乎曰然客曰有一讐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生恩讐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此後赴湯蹈火無所憚張深喜其說乃傾囊與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及期不至張慮囊首爲累遣家人埋之乃豕首也按今裨官家有敷衍此事者

莫知其本此也故記之

蔡指揮女

明祝允明野記云吳邑朱生宣德中南湖湘泊舟官河下有名妓新王二者一優偕來其船密比生舟凡生言笑動靜媚罔不密察使優邀之飲潛告生曰君但言延我入舟我欲有言於君耳生從之媚入生舟戚戚無歡容中夜低語生曰我淮安蔡指揮女也吾父調襄陽衛挈家以行舟人王賊乘父醉擠之水并母死焉以我色獨留犯之呼爲妻吾父貲素豐賊厚載欲商於他復爲盜劫罄焉遂以餘貲買小舟俾我學歌舞爲媚君能復

吾仇我終身事君耳生許諾翌日優來曰二姐未起乎
生罵曰賊不知死所尙覓二姐乎優知事泄投於水生
持娼歸家按小說有蔡女忍辱報仇一事卽此也

劉天敘

明朱國禎弔幃小品云劉天敘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擡
一小佛像募緣至南京妄言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
知人三世事有納錢者來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哭於
陌上呼而視之曰來生當爲后妃遂攜與俱去行淫衛
軍某得其情告之操江豐城侯李某等張大其事其實
天敘等數人皆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菜傭踏麪

人也時丁敬字方爲操江都御史改擬磔一人斬一人
餘悉充戍今彈詞中有及劉天敘者蓋真有此人此事
也

秋香

國朝董恂宮闈聯名譜引王行甫耳談云陳元超吳人
父以疏論嚴氏謫死元超少年倜儻不拘嘗與客登虎
邱見宦家從婢姣好笑而顧已悅之迹至其家求傭書
焉留侍二子文曰奇父師大駭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
從曰室中惟汝所擇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卽前遇婢也
一子白父母嫁之元旣娶婢曰君非虎邱遇者乎曰然

曰君既貴公子何自賤若此曰汝昔笑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君服喪表素而華其裏少年佻健可笑非有他也會有貴客過元因假衣冠謁客言及白吏部蓋元之外父正柄國尊顯主人聞大駭亟治百金裝并婢贈之按世傳唐解元事卽此

國朝黃蛟起西神叢語云俞憲號是堂次子見安偶從舟次見一女郎心悅之買舟尾其後至吳門知其爲某富室青衣也因語舟人與其僕曰畱此一月待我勿移泊他所徑獨造女郎家求爲蒼頭主人留伴其子讀見安爲其子代筆爲塾師所覺頗向主人稱其才主人將

欲於羣婢中擇佳者授之室時吳中大戶多以糧役傾
家主人深以爲憂蘇郡守某是堂之同年也見安潛入
已舟呼僕隨詣守署以年家子晉謁力爲主人求罷役
守允其請翌日訪見安居停答拜主人初不知見郡守
無端及門倉皇失措而見安已出迎道歉矣守旣別主
人揖見安上坐問所欲乃以實告且聞重役已釋驚喜
出意外遂飾此青衣爲己女厚嫁之近人以其事爲唐
寅余詢其從孫祖源始得其本末女郎號美娘蓋好事
者駕言子畏耳按黃蛟起字孝存無錫人也所著叢語
卽記無錫之事然則俞見安固無錫人而婢家則在蘇

州與世傳唐子畏至無錫訪華氏婢適相反也惟子畏
此事世知其僞託而言人人殊此記之說世罕知者故
并載之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桐下听然云華學士鴻山艤舟
吳門見鄰舟一人獨設酒一壺斟以巨觥科頭向之極
罵旣而奮袂舉觥作欲吸之狀輒攢眉置之狂叫拍案
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鴻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詢
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肅衣冠過謁子畏科頭相對談
諢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觴因大笑極歡日暮
後大醉矣當談笑之際華家小姬隔簾窺之而笑子畏

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傭書
獲配秋香之誣按此則其事全屬子虛矣

玉嬌李

明沈德符顧曲襍言云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
傳爲外典中郎又云尙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手
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烝下報
播金蓮亦作河閒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騷愁男子
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見也
今金瓶梅尙有流傳本而玉嬌李則不聞有此書矣余
從前在書肆中見有名隔簾花影者云是金瓶梅後本

余未披覽不知是否此書也

清風閣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浦琳字天玉右手短而捩稱
捩子少孤乞食城中鄰婦爲之媒灼偕至一處香奩甚
盛納捩子而強爲婚焉逾年大東門釣橋南一茶爐老
婦授捩子以呼盧術百無一失由是積金滿室鄰婦有
姪以平話爲生捩子耳濡已久以平話不難學而各說
部皆人熟聞乃以已所歷之境假名皮五撰爲清風閣
故事養氣定辭審音辨物聞者驩哈嗚噤進而毛髮盡
陳遂成絕技按此書余曾見之亦無甚佳處不謂當日

傾動一時也殆由口吻之妙有不在筆墨間耶

畫舫錄又云郡中稱絕伎者吳天緒三國志徐廣如東漢王德山水滸記高晉公五美圖浦天玉清風閨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惡圖顧進章靖難故事鄒必顯飛駝傳謊陳四揚州話皆獨步一時

雷峰白蛇

國朝徐逢吉清波小志引小窗日記云宋時法師鉢貯白蛇覆於雷峰塔下似宋時實有此事也

國朝陸次雲湖壖襍記雷峯塔一條有洪昉思附記云杭州舊傳有三怪金沙灘之三足蟾流福溝之大鼃雷

峰塔之白蛇隆慶時鼈已爲屠家釣起螭已爲方士捕得惟白蛇之有無究不可知也按今世已罕知有鼈螭二怪者矣惟傳後湖有一大蚌又有一大龜或與鼈螭二怪代興者乎

女仙外史

國朝劉廷璣在園襍志云吳人呂文兆熊性情孤冷舉止怪僻所衍女仙外史百回亦荒誕而平生學問心事皆寄託於此按女仙外史一書余在京師曾見之不知爲呂文兆所作也

明季傳奇

黃梨洲先生思齋錄云史磐字叔考長於填詞如兼釵
合紗金丸夢麟諸院本皆盛行於世又云吳炳號石渠
長於填詞所著有西園情郵畫中人療妬羹綠牡丹雖
多勦襲而不落俗按明季人喜著院本蓋亦一時風氣
使然也

又按 國朝葉廷琯鷗波漁話云覺阿開士有書壯悔
堂集後四絕句其末章云傳奇爭愛桃花扇誰唱溫家
綠牡丹余按陸桴亭先生復社紀略云凡天如介生游
跡所及兩越貴介子弟與素封家兒拜門下者無數執
贄後亦名流自負目無前達烏程溫育仁者首輔體仁

介弟也心醜之著綠牡丹傳奇諄之杭俗好異爭相搬演西張親莅浙言之學臣黎元寬因禁書肆毀刊本究作傳主名而婁江烏程顯開大隙矣又張秋水冬青館集書綠牡丹傳奇後云此吾鄉溫氏啟釁於復社之原據此則綠牡丹一書在當日頗有關係鷗波漁話又引汪謝城曰據李笠翁閒情偶寄此劇爲吳石渠所作今以黃氏思舊錄證之其說信矣石渠固端人何以爲溫氏作此不可解也

阮大鍼所著傳奇燕子箋春燈謎外尙有雙金榜牟尼合獅子賺等名見韵石齋筆談及池北偶談今皆不傳

且知者亦尠矣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徐復祚字陽初大司空栳之
孫博學能文尤工詞曲錢宗伯題其小令以高則誠爲
比傳奇若紅梨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
至今流傳于世然不知其爲陽初作也

遼東傳

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馮銓害經略熊廷弼因書坊
賣遼東傳其四十八回內有馮布政父子奔逃一節極
恥而恨之接遼東傳一書今無傳本實紀當時之事并
姓氏官位亦大書之明人之無忌憚如此

染莊社記

國朝周春遼詩話附載染莊社記金至甯中興平路猛安蒲察孟里撰出永平府志其事甚奇云契丹時遼興軍風堯者行貨路收一卵歸置錦囊繫臍下月餘出蛇如簪飼之以肉漸長盈丈圍將尺許乃縱之於野嘗命以名曰雅雅知人戀戀然但不能言而去數歲益大始食野禽繼而噬人有司募能捕者堯知其必雅乃抵放處呼其名而至敘故舊而數其罪蛇遂俯首伏誅其血流及近村土石悉染紅而莊以名莊老以堯能施恩除害而祀之雅能知恩服罪而配焉按聊齋志異所載大

青小青事似卽本此風堯姓名甚奇周云風疑卽風古風字堯疑堯字之訛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西山潭柘寺有巨蛇二呼大青小青聞磬聲卽出是蛇名大青小青實有之也

又云王楙溪題虎樹亭詩舟泊東西客詩招大小青注云宋聰禪師住華亭時有二虎噬人師降伏之命名曰大青小青師卒虎亦死弟子瘞之塔旁踰年生銀杏樹二今主僧隱公闢亭樹間扁曰虎樹是虎亦有大青小青之名

按水經濁漳水篇注武強淵之西南側有武強縣故治

耆宿云邑人有行於途者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而養之名曰擔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爲湖是古有此事雅與二青均因此附會也

評注稗官

國朝劉廷璣在園襍識云三國演義敘述不乖正史而桃園結義戰陣回合不脫稗官窠臼杭永年一倣聖歎筆意批之似屬效顰然亦有開生面處西遊爲證道之書邱長春借說金丹奧旨汪憺漪批注處大半模索皮毛卽通書之太極無極何能一語道破邪金瓶梅以淫說法彭城張竹坡爲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注

批點可以繼武聖歎按金聖歎評水滸人人知之至三國演義爲杭永年評西遊爲汪澹漪評金瓶梅爲張竹坡評則知者鮮矣金瓶梅余未寓目至西遊記每回必有悟一子評其卽汪澹漪乎惟邱長春別有西游記非此書也劉氏沿襲俗說失之

余從前在江西玉山縣署與汪調生夜話戲以古人名屬對男必對女女必對男余舉脫十娘調生對悟一子余彼時不知悟一子何人調生曰君之博洽未讀西游記乎爲之一笑附記于此

池北偶談云超一子者廣陵殷氏女早寡學道三年坐

化按以超一子對脫十娘可謂工絕矣但其人貞淫迴別耳

又按夷堅志云建炎初車駕駐蹕揚州有女巫聖七娘者行穢跡法通靈能知未來事以聖七娘對悟一子適相當也

金聖歎身後異事

國朝周亮工賴古堂尺牘新鈔載稽永仁與黃余邵尺牘云周計百使君司李廣南讀才子書慕聖歎爲人造使齋舟車之費往迎之聖歎適有唐詩選未赴也然業已心許之越明年使君夢一人披髮跣足聳身案上蒙

面而泣曰我聖歎也使君晨起謂客曰聖歎休矣遣使
再至吳門始知使君夢中之夕卽聖歎絕命之辰也按
此聖歎身後之事世罕知者惟賡南不知何地賡字亦
未識疑有誤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金聖歎旣死山左有官署召
仙仙乃聖歎判一詩云石頭城畔草芊芊多少愚人城
下眠惟有金生眠不得雪霜堆裡聽啼鵲吳蘭次云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襍記云金聖歎前身爲杭州昭慶
寺僧死後吾郡朱眉方夢聖歎謂之曰吾前身乃僧也
常遊歡愛河中故有是劫今脫矣當爲鄧尉山神

季麻子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評話盛於江南如柳敬亭孔雲霄韓圭湖諸人屢爲陳其年余澹心杜茶村朱竹垞所賞鑒次之季麻子平詞爲李宮保衛所賞按李敏達所賞必非常技乃不得與前諸人齊名何邪然前諸人亦惟柳敬亭最著孔韓二人有知有不知矣又云紫痢痢弦詞將心餘爲之作古樂府紫痢痢之名亦新奇可喜也

史惠英

宋周密武林舊事小說有史惠英注云女流此卽今女

妓說書之濫觴也

無雙譜

世俗相傳有無雙譜圖畫吳下陶明經然亦知名士也曾爲作詩余問以譜始何人而不能言後讀山陰宋長白柳亭詩話曰無雙譜吾友金墨禪所作始於張子房博浪之椎迄於文信國柴市之歌凡若干人及門盧使君屠大尹雕版行世而余與諸君序之墨禪名古良有歷朝詩選然後知作是譜者之姓名宋長白乃康熙間人則金墨禪疑是勝國遺氏觀其始張子房終文文山或亦有微意也

茶香室叢鈔卷十八

德清俞樾

蚩尤戲

梁任昉述異記云秦漢閒說蚩尤氏頭有角與軒轅關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觝漢造角觝戲蓋其遺製也按角觝亦作觶抵見史記李斯傳亦作角抵見漢書武帝紀李斯傳注引應劭曰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常疑其望文生訓今讀述異記乃知本於蚩尤戲故表出之又按蚩尤戲卽後世扮演古事之權輿矣

演戲之始

國朝納蘭成德淶水亭襍識云梁時大雲之樂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變化之事優伶實始於此

猿騎

晉陸翽鄴中記云石虎正會殿前作樂設馬車立木橦其車上長二丈橦頭安橫木兩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鳥飛或倒挂又衣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竹或在馬頭或在馬尾馬走如故名爲猿騎按今時尚有此伎江湖閒跑馬走索皆此類也

武英殿叢書按語曰太平寰宇記載此條云作戲馬令

人于馬上立書而字皆正好又衣伎兒作獼猴形走馬或在頭尾臥側縱橫名爲猿騎按馬上作字此伎今未見也

襍劇

明沈德符顧曲襍言云襍劇如王粲登樓韓信胯下關大王單刀會趙太祖風雲會之屬不獨命詞高秀而意象悲壯自足籠蓋一時他如千里送荆娘元夜鬧東京之屬則近粗莽華光顯聖目連入冥大聖收魔之屬則太妖誕按此等襍劇今傳者無多惟關王單刀尙盛行于世未知與明代有異同否也

元曲

世傳元人以曲取士此於元史無徵明沈德符顧曲襍言云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定士子優劣每出一題任人填曲如宋宣和畫學出唐詩一句能得畫外趣者登高第故宋畫元曲千古無匹

傀儡戲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傀儡者起於陳平六奇解圍故事也今有金線盧大夫陳中喜等弄得如真無二

影戲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更有弄影戲者汴京初以素紙雕

簇自後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綵色妝飾不致損壞杭城有賈四郎王昇王閏卿等熟于擺布立講無差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醜形

宋周密武林舊事影戲有三賈三伏注云賈偉賈儀賈佑伏大伏二伏三又有黑媽媽當是女流按此戲今惟村落中有之士大夫罕有寓目者不謂此伎中亦有傳人也

又有放風箏周三呂偏頭此兩人者殆放風箏之妙手邪余舊有美人風箏詩云楚楚臨風張小腳眈眈注目

呂偏頭以太纖小不入集聊識於此張小腳見板橋雜記

肩擔戲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圍布作房支以一木以五指運三寸傀儡金鼓喧闐詞白則用叫類子均一人爲之謂之肩擔戲

花十八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王禹玉寄程公闢詩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觥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設對甚新又王晦叔碧雞漫志云歐陽永叔

詩貪看六么花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其二十二拍樂家所謂花拍蓋非其正也曲節抑揚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築毬六么至花十八益奇

余嘗於書院中出花十八賦題松江朱明經昌鼎云歐陽文忠詞杯深不覺琉璃滑貪看六么花十八不曰聽而曰看其爲舞曲無疑余謂此說良然范石湖詩新樣築毬花十八丁甯小玉謾吹簫亦謂築毬者以此爲節也國朝朱竹垞詞月斜聽到歌聲滑六么花十八袁隨園詩今夕儘歌花十八明朝剛是月初三言歌不言

舞蓋宋人猶親見此舞今人則不復知之矣

過錦

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濃淡相閒雅俗並陳全在結局有趣如說笑話之類又如襍劇故事之類各有引旗一對鑼鼓送上所扮者備極世閒騙局醜態並閨闔拙婦驕男及市井商匠刁賴詞訟襍耍把戲等項皆可承應按吳梅村詩中有所謂過錦者初不知何戲觀此乃得其詳

扮馬上故事

明張岱陶庵夢憶云楓橋楊神廟九月迎臺閣扮馬上

故事二三十騎扮傳奇一本其人與傳奇中人必酷肖
方用人定然後議扮法果其人其袍鎧須某色某般某
花樣雖匹錦數十金不惜也又云壬申七月村村禱雨
余里中扮水滸於是分頭四出尋黑矮漢尋梢長大漢
尋頭陀尋胖大和尚尋茁壯婦人尋姣長婦人尋青面
尋歪頭尋赤鬚尋美髯尋黑大漢尋赤臉長鬚大索城
中無則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鄰府州縣用重價聘之得
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漢箇箇呵活按此二則可見明季
風俗之侈

弄假婦人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云咸通以來卽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人弄假婦人按此卽戲旦之濫觴也隋書音樂志云周宣帝卽位廣召襍伎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婦人服而歌舞此又弄假婦人之始

花旦

元人雪蓑釣隱青樓集云凡妓以墨破其面者曰花旦點戲

唐崔令欽教坊記云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卽舞不點者卽否謂之進點

彭天錫串戲

明張岱隱庵老人夢憶云彭天錫串戲妙天下多扮丑淨千古之奸雄佞倖經天錫而心肝愈狠面目愈刁口角愈險余嘗見其一齣好戲恨不得法錦包裹傳之不朽按彭天錫一串戲人而亦名傳後世世閒無事不可以傳人也

江湖十二腳色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梨園以副末開場爲領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謂之男腳色老旦正旦小旦貼旦四人謂之女腳色打諢一人謂之襍此江湖十二腳色元院本舊制也

又云大面周德敷以紅黑面笑叫跳擅場笑如宵光劍
鐵勒奴叫如千金記楚霸王跳如西川圖張將軍諸齣
按笑叫跳亦梨園中名目雖老於觀劇者或未知也
又云團班之人蘇州呼爲戲螞蟻按蘇俗凡人之奔走
其事者輒以螞呼之戲螞蟻之名甚新可入竹枝詞

衣盔襍把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戲具謂之行頭分衣盔襍把
四箱衣箱盔箱均有文扮武扮女扮之分襍箱中皆用
物把箱中則鑾儀兵器此謂江湖行頭

桂府面具

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爲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云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窮極工巧一枚或值萬錢

招琵琶

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云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元始廢撥用手今俗謂招琵琶是也按此則白香山所謂沈吟放撥插絃中者其時實已不用撥矣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云琵琶始自烏孫公主造開元中

有賀懷智其樂器以石爲槽鵠鷄筋作絃鐵撥彈之又載貞元中康崑崙遇段師事云及下撥聲如雷其妙入神崑崙驚駭則貞觀以後未始不用撥嘉話錄所云殆謂裴洛元招琵琶自成一技未必人人從之而廢撥也

九絃琴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朱長文琴史下云宋太祖謂五絃之琴文武加之以成七乃留睿思而究遺音作爲九絃之琴五絃之阮荀非伯原此書不復知琴有九絃者矣又如寶儼上疏周世宗凡三絃之通七絃之琴十三絃之箏二十四絃之離二十五絃之瑟三漏之箏六漏

之喬七漏之笛八漏之篴十三管之和十七管之笙十九管之巢二十三管之簫皆列譜錄偶記得古人小李毛女詩雲裏巢笙喚鶴騎曉然巢笙爲兩物也學者不多讀書展卷茫然幾何而不面牆乎愚按二十五絃之瑟下當增二十七絃之灑見爾雅郭注

又按爾雅大琴謂之離郭注曰或曰琴大者二十七絃是琴并有二十七絃者此所云二十四絃之離又與不合

巢爲笙之大者亦見爾雅

敲瓦楪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鄭玉本儀徵人居黃珏橋善大小諸曲以兩象箸敲瓦牒作聲能與琴箏簫笛相和余謂此卽古者擊甌之遺法

十番鼓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十番鼓者不用小鑼金鑼鐃鈸號筒祇用笛管簫絃提琴雲鑼湯鑼木魚檀版大鼓十種故名十番鼓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雨打梧桐諸名若夾用鑼鐃則爲粗細十番如雨夾雪大開門小開門乃鑼鼓非十番鼓也夢香詞云揚州好新樂十番佳消夏園亭雨夾雪冶春樓閣蝶穿花以雨夾雪爲

十番可謂強作解事矣

打野呵

宋周密武林舊事云瓦子勾欄城內隸修內司城外隸殿前司或有路歧不入勾欄只在耍鬪寬闊之處做場者謂之打野呵此又藝之次者

倒喇

國朝徐鉉南州草堂詞話云倒喇金元戲劇名也錢唐陸雲士次雲賦滿庭芳詞云左抱琵琶右持琥珀胡琴中倚秦箏冰絃忽奏玉指一時鳴唱到繁音入破龜茲曲盡作邊聲傾耳際忽悲忽喜忽又恨難平舞人矜舞

態雙甌分頂頂上然燈更口噙湘竹擊節堪聽旋復迴
風滾雪搖絳蠟故使人驚哀豔極色飛心駭四坐不勝
情按倒喇之戲今所未聞朱竹垞查初白俱有觀倒喇
詩讀之亦不知爲何技觀此詞乃始得其大概矣

迎春社火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於城
東菴釐觀令官妓扮社火春夢婆一春姊二春吏一阜
隸二春官一次日打春官給身錢二十七文賞春官通
書十本康熙間裁樂戶遂無官妓以燈節花鼓中色目
替之

龍船太子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龍船長十餘丈前爲龍首中爲龍腹後爲龍尾上供太子不知何神或曰屈大夫楚之同姓故曰太子按以龍爲龍王則宜有太子吾鄉龍船亦然以爲屈大夫失之附會矣

紐元子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舊有百業皆通者如紐元子學像生叫聲按卽今之口技紐元子乃襍劇名目見宋人耐得翁都城紀勝

釘打鐵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乞兒隨船叫化歌釘打鐵曲其詞曰釘打鐵鐵打釘云云是廣東布刀歌之屬

爭交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角觝者相撲之異名也又謂之爭交瓦市相撲者先以女觝數對打套子令人觀覩然後以膂力者爭交若論護國寺南高峰露臺爭交須擇諸道州郡膂力高強天下無對者方可奪其賞如頭賞者旗帳銀盃綵段錦襖官會馬匹而已景定閒賈秋壑秉政時曾有温州子韓福者勝得頭賞補軍佐之職杭州有周急快董急快王急快賽關索赤毛朱超周忙懂鄭

伯大鐵稍工髀通住楊長腳等及女魃賽關索三娘
黑四姐俱瓦市諸邵爭勝以爲雄偉按今小說家有所
謂打插臺者卽此是矣

珠娘拳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徐五庸以拳勇稱晚年畜一
婢名珠娘吳人腰細善舞教之拳名噪一時其鄉人徐
梅庵爲之繪珠娘拳式圖

小郎兒曲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玉版橋一乞兒家業素豐以
好小曲蕩盡至于丐乃作男女相悅之詞爲小郎兒曲

人監聽之小郎兒曲卽十二月探茶養蠶諸歌之遺非
如市井中小唱淫靡媚褻可比郡中剞劂匠多刻詩詞
戲曲爲利近日是曲翻版數十家遠及荒村僻巷之星
貨鋪所在皆有乃知聲音之道感人深也按此曲今亦
無聞矣星貨鋪所鬻無非嘆五更蕩湖船淫靡媚褻之
詞得無此曲又爲古調乎

五更曲

今世俗有俚曲名歎五更考宋時已有之宋王楙野客
叢書云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有曰一更刁斗鳴校尉
連連城遙開射鴈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

夜長試開弓竝月聊持劍比霜似此五轉今教坊演爲五曲爲街市唱然則此曲固原於宋教坊也

唐南卓羯鼓錄所列諸宮曲太簇商有五更轉

象碁

宋周密武林舊事棋侍詔有杜黃沈姑姑金四官人李黑子等皆注象字蓋謂象棋也其名皆可入詩料

骰子

唐張讀宣室志云東都陶化里有空宅太和中張秀才偕居肄業夜深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

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剡剡如火色相馳逐砉然有聲
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
暫息秀才以枕擲之遂皆不見明日於壁角得一敗囊
中有長行子三十箇并骰子一雙按此骰子形狀與今
正同惜長行子之法不傳此僧道三十人未覩其義耳

葉子戲

太平廣記引感定錄云唐李邵爲賀州刺史與妓人葉
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尙之
不知應本朝年祚正體書葉字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
祐怡二十世

碰壺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碰壺以十壺爲上四人合局三人輪關每一人歇謂之作夢有斷么飄壺全輩諸名目按杭人繆蓮仙文章游戲有由吾賦卽此戲也其字作吾謂之由吾此作壺謂之碰壺今蘇杭閒碰壺之名亦盛行而皆莫能正舉其字由吾碰壺於義均未詳也作夢亦謂之坐醒義似較勝蓋謂角輪贏者皆在夢中惟此人獨醒也名利場中安得有此坐醒之人乎余作八卦葉子格亦卽借用十壺之例詳見曲園稊纂

跌成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跌成古博戲也用三錢者爲三星六錢者爲六成八錢者爲八又均字均幕爲成四字四幕爲天分天分必幕與幕偶字與字偶長一尺不襍不斜以此爲難元李文蔚有燕青博魚曲幕寫極工按余每見兒童擲錢爲戲不知何事殆卽此戲乎

彩選

宋王鞏聞見近錄云張文懿爲社洪令一道士留一書封緘甚密候作相老勅時開文懿八十六歲偶思道士所留書啟之乃彩選一冊因會子弟作選至宰相視上惟有其人耳始悟道士意按彩選卽今墜官圖也唐時

已有之此冊於宰相上有真人有山富貴而至神仙之
意川意更勝也

燈蘭

國朝楊復吉夢蘭瑣筆云笠澤書院山長王西莊先生
課士詩以燭上燒欖核吐火成蘭花命題眾咸怪其不
典余因檢明文授讀中四明周鄧山容燈蘭賦示之其
序曰作客莫春朋酒卜夜清歌乍歇燭影猶高有起剔
煤心栽以欖核者吐燄如蘭三四而燼感而賦之
按余有夜合花詞一闕卽賦此題